



鰭 鳞

沈从文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馥鳞/消失宾妮 著 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0.06

ISBN 978-7-5354-4034-1

I. 馥… II. 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4108号

· 馥 鳞 ·

消失宾妮 著

选题策划:郭敬明

选题出品:金丽红 黎 波

项目统筹:阿 亮 痕 痕

责任编辑:陈 曦

助理编辑:庄 宁

封面绘图:小 皇

装帧设计:柯艾文化

媒体运营:赵 萌

责任印制:张志杰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-87679310

传真:027-87679300

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430070

发行: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010-58678881

传真:010-58677346
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100028

印刷: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640×960毫米 1/16

印张:13

版次:2010年6月第1版

印次: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70千字

定价:22.80元

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消失
宾妮
著

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.GUO
CHIEF EDITOR _ CHENXI ZHUANGNING /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[FROM CASTOR]
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[CA@ZUIBOOK.COM] / COVER ART _ ADAM.X [FROM CASTOR]
TYPESET ART _ ALICE.L FREDIE.L R.JOBIM [FROM CASTOR] / ILLUSTRATION _ XIAOHUANG [FROM CASTOR]
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
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[WWW.ZUIBOOK.COM]

献给

屈从于我之桎梏

为顺应世间而被我深藏的另一个我
与同样的你

目次



馥鳞 . . . 006

后记 . . . 139

其实我们生活在不同时空，或者说，我之于你是不曾存在的——倘若存在必然是你可见可依可触摸的平行时空里的事。但有时我也想，当一桩杜撰被人所深信的那一刻，它本身究竟是虚构还是终于可以脱胎成现实？比方你童年听说过的所有故事，你了然于心的那一桩美妙，它们刻画在你记忆的最深处，哪怕你成人之后发觉故事都是虚构，但却不忍将一桩虚构剔除出记忆。这时你会反驳我，哪怕记忆所承载的个体是虚构，也无法掩盖记忆本身存在的真实。对，我就是在等你这一句。就在我承认这个问题的当下，我便拥有了活的资格。因为不管我是否虚构，一旦我入住了你的记忆，你便无法拒绝我。

我的存在不曾依托于存在本身的真实与虚妄，而依托于你是否接纳。我可以永远是虚构的不存在，但无关紧要，只要你为我的辩驳思考过一瞬，我便活过一瞬。

你厌倦我了是不是？

请你不要计较我的真假，因为以上真理或谬论都是自我死后才被我得知的。请你原谅一个死者的不甘，不，也原谅我的措辞惶恐，因为我也并非不甘，我只是惶恐于你将对我漠不关心不忍续读。因为在这故事伊始你便知道我将死去，被泄露的秘密已无把玩的价值。但，谁不会死亡？哪怕只是被虚构的人。不同的只是我死时已归迟暮或者是中途命丧。我希望你愿意猜测我的死因，若你不愿我也会迅速告诉你——我是心甘情愿归于命丧。

所以这个故事里没有不甘，不甘不是我的主题。

至此你也一定会问我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之间又有何谈资？我如此喋喋不休像鬼魂一样缭绕在你身旁是为了什么——嘘，那你便当我是书本里的鬼魂——我信手挽绕与你牵绊不止，是你拾起了收藏我灵魂的书本。

我们展开对话是互相选择的结果。

别不耐烦。

我只是想说，我的困惑只是某些不解。但我不知有没有人如我这般不解。在我死亡那一刻，我忽而发觉我所有的自由其实是被命运摆布的结果。这一句，你会明白吗？或者，你相信自由吗？我从来相信我的自由，但直至我被宣告死亡，我才发觉我所选择的自由正引领着我最后的既定。一切应当从我出生前便被预算好了，从我父亲还未遭遇我母亲，他们甚至从未设想过彼此会相爱结合，而后创造下我时便被预算好。如此说来，在最初的源头他们也未能见晓尽头的遥远，未能知晓他们的女儿——会变成这一连串因果上最后的那一环。

在我死后，我无数次想要理清这故事的头绪。想要知道究竟是何人走错了哪一步，才将无数人的回避累计成命运最终的不可回避。若谎以神的视角去展现过去的因果，那这故事就失去了它的初衷。所以我只能从我知道的那一部分说起。与我死亡关系最大的那一部分是谁呢？见证过我死亡的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海神祠。”对，我想也是，因为我死在我十七岁那年的海神祭上。天色昏暗，海水如血液般

猩红。海神的巫女在远处看着我。我想她不曾流泪，但倘若她能够，她不会为我吝惜这些眼泪。但她不能，因为这是我对她最后的祝愿。我曾对她说：“你要完完整整地演完所有的戏码，哪怕我已经死去、永不复生。”

她应允了我。

我又对她说：“至今我仍相信，我是自由的，哪怕我所选的一切看似都是不自由的结果。”

巫女什么也没有说。她时常沉默，去维持她那副对世间无所不知的假象，那是我厌倦的她的面孔。也或许，那是属于神的面孔。所以故事应当从海神讲起，从海神的巫女讲起，从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虚幻岛屿上每年一次的海神祭讲起。你听吧，黑暗里连绵而来的轰鸣不是惊雷，天空干燥而静谧，无法让柔软的白云厮磨成电光火石。那轰鸣也不是海神的呜咽。你不要慌，再顺着我的记忆往里看吧，你看到——那只是盛世烟花在黑暗里绽放罢了。何其美丽的碎火成就了夜空忽明忽暗的瑰丽。这每年一次的海神祭，无数烟云用死亡装点出夜空的璀璨。死亡并非结束，也可以是开始，那些缭绕烟云的牺牲便是祭祀的开始，也是我记忆的开始。

每年总有那么一个日子，对岸的人将烟火催促到半空，而后胁迫它们盛开。那过程很快，就像施契的刀子，他割一刀，鱼肚子上的血还未蔓延开，身子却被他厚实的手给撑开了。鱼的内脏我总是分不太清楚，只知道杀鱼不要破胆，胆汁很苦，蒸起来就不美味了。但施契剖的鱼不是为了蒸。他爱生吃，钓鲜鱼，刀起刀落条条凌迟处死。他说他沦落到这岛上之后为了消磨时间，就开始练如何在鱼尸挺直不动之前将它们的肉切片除刺再吃光。我小时候觉得他面目可憎，因为他总是掂着一片片薄薄的鱼肉在鱼的眼睛前面晃，鱼没有眼睑，闭不上眼睛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鱼的眼睛看不到这一切，但我看见了，所以我尖叫一声闭上了眼。施契是个老侏儒，只比五岁的我高一点儿，但

脸是老的，皱纹和乱七八糟的毛发出卖了他的年龄，他厚实又畸形的小手从嘴唇里滑出来，没有血液，只有一些唾沫星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而后对从身后传来的稳重的脚步声说道：“那儿呢，你女儿躲在岩石后头了。”

我父亲从施契残酷的盛宴中走过来，施契咂咂嘴巴，问道：“让小孩看见这些是不是不好？不过，贺，我吃我的鱼，你女儿也没告诉我她在这儿，要是她在，我就不吃了。”

对岸的烟花在那时蹿上了天。

一道细长的白光割开了黑暗，如此快，就像施契的刀子。而后“哗啦”一声焦虑地碎成了漫天火星。

我父亲漫不经心地回答他：“今天过节，谁也不能剥夺你这一点儿余兴节目。”他绕到岩石后，拎起捂着眼睛的我。施契的刀子又割下一片肉。若觉得不够味，他就将肉放到海水里浸一会儿。海水是咸的，它们惺惺相惜地扑到施契手中，舔润那片薄薄的肉。施契看了一眼他的兄弟——大海，而后心满意足地将鱼肉放到自己嘴里。他咀嚼的时候我想起两件事，第一件是，我听说伤口里混进盐水会非常疼，那鱼应该很疼吧？第二件是，这么吃东西真恶心。至少五岁的我对此无法下咽，我总是没来由地觉得自己应当端庄，但端庄是什么我并不知道。我父亲从未告诉过我什么，他唯一确信无疑地告诉我的只有一件——馥鳞，你母亲已经死了，她为生下你而死。

他说得好像我亏欠我母亲似的，也或者，是他觉得亏欠。他亏欠于我母亲为我而死，并且我出生在这个岛上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岛是用来做什么的，我的童年有无数疑问，但当你生于疑问时，你会对疑问习以为常。毕竟我的出生没有对比与参照，我将所有诡异都当成理所当然，就像是吃生鱼的施契，我从不觉得他吃东西很可怕，我只是觉得他的吃相很恶心。但这岛上还有更多与他一般的人，比如束之蒙，在我十四岁的时候，他用硝石给我制了人生中第一枚烟花。不，也许那是火炮，毕竟束之蒙就是做这个的。可我毫不介意，我顺理成

章地用火焰点燃了十四岁的伊始，没有蹿上天的炽烈盛开，只有一声意料之外的轰天的巨响，然后束之蒙乐哈哈地对我说：“生日快乐，馥鳞。”

谢谢，我本应当永享这快乐。

此处注定需要转折的口吻，因为总有一日我们都要跳脱开我们的出生，与浮世对比出自己的定义。是不是？当我们懂事，开始有自己的思维，而后我们便会试图去摸清周遭的规则，摸清一条，便将自己代入一条，斤斤计较于我们的正误，而后有两个结果，最为可怕的是有些人为了顺应尘世定律不惜亲手折自己的骨、削自己的命，如此这般只是为了顺应。

我想我不是这样的人，至少在我一生的最后，我没有成功。

这也许是懦弱，也许也正是我所有的骨气，也或许是因为我一开始便出生在截然不同的立场里，因此，我始终无法认可另一方正义——哪怕，那正义如此庞大。

是的，外界应当是你所知的正义的，而此处不是。

这岛屿与另一岸遥遥相望，仿佛双子双生。

但这一边是离国度最远的流放地，对岸则是这国度里宁静美好的城池。

二十年前，此岛只是一派荒芜，因为野兽遍地与植被茂密而将人们隔绝在外。他们的世界庞大而使人劳累，手中还捏着许多难办的罪孽，要消解这些罪孽太难了，于是帝王想出了以毒攻毒的方式，将罪孽与满岛的凶猛融为一体，互相蚕食。为了安抚愿意上岛的罪孽，帝王许诺：五十年后他们便可离岛。所以，你看，这岛上满是各路牛鬼蛇神——并非穷凶极恶，因为穷凶极恶是不会归顺正义的假设的——他们只是不入流的罪孽，或者是恶者毛发里的虱子，不伤性命却又总咬在你最瘙痒难当的痛楚上。他们有些被放逐，有些是被自我放逐，而这因果远在我的历史与记忆之外，我对他们的因由一无所知且不求详解。我甚至从不知晓我怎么会出生在这岛上，我的父亲或我的母亲

又触碰了正义们的哪根神经。

我活着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没有告诉过我。

我死后，尽力沿时光长河逆流而上，才发觉他们的故事实在太难懂。我父亲不会告诉我，因为身为男人他永远不会懂一个女人的心思。特别是我母亲那样的女人。一个手法娴熟的女飞贼，偷心窃意，人、财，一样也不放过。最辉煌时，她骗到了这个国度最美丽小镇的镇长公子，而我父亲只是一个爱上了她的伙伴。

但你会明白这种错位，明明她没有骗过你，可是，一旦你知道了她是个职业骗子，你便会永远怀疑她对你的真诚。

摆在你面前的问题是，一个窃贼会不会有真诚？

你会笑我问了一个傻问题，但你也回答不出来。不过我是有答案的。你相信吗，你回答不出来是因为你的本末倒置，一个窃贼绝没有什么真诚可言。但她之于我父亲是搭档。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总弄不清彼此之间的筹码，所以才会失策。我父亲就这么傻，他拿捏不准她究竟当他是什么，或者说，他没有胆子觉得我母亲是爱他的，所以他就把自己放在另一个更为平常的位置——她的猎物。这等故事很美艳动人也很纠缠曲折，它是我人生的开始，却又不吻合我的人生，所以我不愿渲染细节。我母亲是聪明得有些过分的女人，她既爱他却又觉得自己不会为谁停留，因为她看得还不够多、不够远。她离开了他。但离开恰好成了他心中欺骗的证据——这是我母亲早已料到的。她走了很远，继续她疯狂作恶又肆意的人生，她一面走一面保留对父亲曲折又单纯的爱，直至有一日她遇见另一个富家公子。她既骗他，也喜欢他，那少年很有趣，令她觉得自己也能肤浅。骗与喜欢不冲突，欺瞒与喜欢也不冲突，你所不能容忍的欺骗只与忠诚有所冲突。后来，少年向她求婚了。那次她就想做一个一生中最有趣的骗局——结一次假婚。婚姻是真的，但她是假的。她只想享受欢愉的庆典，然后离开，再重头玩过。也许她一辈子不曾想将自己交付任何人，不过她试试被那少年撩开喜帕的滋味。——为什么不能？她什么样的人都能骗得过，

为什么得不到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？

不过一切也有阴差阳错，那么富丽堂皇的婚宴少不了两方有模有样的长辈。她一直扮演出手阔绰的小姐，有一家身份显赫的人支撑，那一家人也该露面了。她想了想，只有找回她的老搭档带好排场来陪她演戏。她又不能说得太露骨，便谎称是一桩买卖，她答应给他丰厚的报酬。他赶来扮演他的父兄，但他不是来帮忙的。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回忆，荒唐而微妙，我死后才知道我父亲是何等天真而可爱的人，我一点儿也不恨他的自作主张，他陪她演戏的同时也在琢磨着究竟要揭露她还是顺应她，父亲选择的是步步为营，听天由命——他爱她到决心豁出性命。这百般试探的前奏，父亲猜不出她是真要嫁给那少年抑或只是作假。可他当了真，因为他能容忍她真的要离开他。他终于忍不住问她当年的事，母亲却装作不知——她离开他的原因他永远不会懂。直至婚宴，她身披红衣喜帕走在他面前，父亲傻极了，隔三差五地牵绊住她华服的边角，他只能如此了。

我母亲应该恼怒，倘若父亲没有那样的真诚。

但他唯一的优势便是那种傻里傻气的执著，母亲回过头看见父亲坚持的眼神，他说：“我不愿拦你却也无法不让你知道我的心思，这一下一下就是所有能表达的反复。你每走一步都有我的不忍与放任，你可以牵着这样的我去与他人结为连理，我会陪你演完，如果你愿意。”

那些微妙化作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吻。

我母亲拆了台，自毁命运，是这一吻宣判了他们两人的罪孽与自我放逐。你会说，你完全不明白我母亲究竟在拿她的一生做些什么，而我也在这荒唐的回忆里想起了我所遇见的律桢。我明白母亲，明白她的放任，明白她与他为什么被流放到这个岛上。也明白她为何不愿屈膝再爱那少年，尽管她真的爱过。

但她从不愿用爱来换取什么——包括自由。

那少年也很失望，或者恼羞成怒。天底下忽而冒出我母亲的许多

罪行，她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绝顶聪明的女飞贼，得手了多少人的心头宝贝。那少年偷偷地来看她，但绝不走近，最后一次，她意在了断，所以从深冬的海水里蹚过去，拨开看守们的刀刃对他说：“我只是不愿意再用你的深情换取什么，我可以喜欢你也可以欺骗你。但这不是我的本意。我的本意只是想与你有一场婚宴。虽然在这过程中，我发觉我更爱另一个人。可我若是为了不伤害你而选择你，那我同样是伤害你——我并非为了背叛你才演变成这样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可以把自己永远拘禁在这个岛上。而为了我，他也可以。”

那便是我的父亲与母亲。

还有我。

我母亲甚至不知道我已经躺在她的肚子里。于是她带着我蹚过了极冷的冬夜，为了将自己的过去放下。于是，一切罪孽的遗果便顺延到了我身上。她一直在以自己的性命博离奇。她得到了她的完满，生下我不久她去世了。再过两年，我父亲发现我极其畏寒，不能下水，原因未知。也许他知道，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所以我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是一直疑惑，你看，我出生在一座岛屿却又永远不能游水离去，这天生的障碍像是一道禁锢，执意要我留守在命运里。

这岛屿那么小，怪人又那么多，而我不只没有母亲，甚至连一个玩伴都没有。但每年总有一天，高高燃起的花火都在挑衅我人生的按部就班与暗淡。我只能站在海水无法捕捉的地方仰着头看对岸，束之蒙也抱臂站在我一旁跟着看，他说：“好好的手艺活儿变成了杂耍式的玩意儿，要是轰在人的身上该多么壮丽，哗啦啦的姹紫嫣红下倒了一片。嘿。”

束之蒙从不知道自己说的笑话都很怪模怪样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五岁的我问他：“那些是什么。”束之蒙说：“放火炮呢。”我又问：“火炮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杀人的，大屠杀，一炮可以轰倒一片。”我撅起嘴，有些不解，天上又没有人，轰谁啊？束之蒙认真地看了我一眼，而后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不愧是颐纱的女儿，

你跟她一模一样。”这话我听得很多。顾纱，我料想那就是我母亲的名字，因为我父亲叫贺。束之蒙说完，一手撑着腰，望着天边爆裂得热热闹闹的烟云，那一阵幻灭与死亡便是你自我回忆里望见的那一阵开始。那烟云燃起的也不只我的仰慕，还有这岛上无数人的憧憬，施契仰着头，还有鲁格斯、秀岚、束之蒙、坦图，等等等等，在这小小岛屿的各处望一眼天边的欢庆，我父亲亦在黑暗中走近了我，束之蒙看到了他，与他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父亲并不想回应他，只是将手放在我的肩头。

我扭头看着父亲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束之蒙说是大炮，轰人用的，我不信。”

父亲说：“是庆典。”

“庆典是什么？”

“庆祝用的。”

“庆祝什么？”

“海神祭，就是人们为海神欢呼的日子。”

“为什么要为他欢呼？”

“为他让人们从海里得到的一切。”

“包括……”我迟疑了一下，“游泳么？”

束之蒙扑哧一笑。父亲则低头看着我。我那时真的只是以为入水游泳也是海神负责的一部分。他也许因为我从未为他欢呼而排斥我，不让我遁水而去。远处那些烟云缭绕都是他的子民所赋予的，映在天空仿佛张灯结彩的炫耀。但我想错了一半。海神并不曾嫌弃我，或者说，那些烟云确实是炫耀。哪怕人们是无心的，却终究点燃了一整座岛的人的憧憬甚至忌妒。也点燃了那些正义之下蠢蠢欲动的欲念。在那个对岸，我还不曾遇见的何律桢第一次见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何律致。律致一直是大方懂事的孩童，他倚着父亲看着那个远道而来的哥哥，对方只比自己大四岁，但个头已然超过他许多，眼神里的东西律致望不透，但又不是恶意。律致觉得自己的哥哥就像是那些初来乍到的、

凶悍的小狗，因为陌生而胆战，总要吠一两天，但过了就好了。他咧咧嘴向律桢露出笑脸，律桢也愣了愣，他们彼此不知作何表情，因为谁都望不透两人未来的关系。将律桢送来的男人华服面恶，两人的父亲举止妥帖地向对方道谢，但男人只是清淡地应下，然后刻意提醒着，“不必谢，我体恤你也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体恤我。”

律桢与律致的父亲——何亦回应道：“这是必然。”

男人点了点头，往窗外黑色连绵的海面望去。窗外升空的欢庆是你我，以及整个双子岛屿上的人都在凝视的。那些欢愉为这广袤无垠的海，与所有波澜掩盖下的丰富。仿佛所有人都认定只要赞美海神，他便赋予你去挖掘、享用的权利。那面恶的男人便怀着那样的眼神望着整个欢欣雀跃的岛屿。过了一会儿，何家父亲命人将律桢领进自己的房间，又要律致陪他好好参观这新家。律致满心雀跃地答应了，但律桢含着胸，敌意的举止里还有几分不知所措。也不知何家父亲有没有注意到，律桢不知所措离去时竟向面恶男人抛去一个眼神，也许没有，因为那男人只是若无其事地望着窗外。孩子走开之后，何家父亲便问：“又要征战了吗？”面恶男人应着：“反正彼此只是供求关系，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”顿了顿，语气里适当地掺入了一些担忧，像是故意的关怀，“确认在这里吧？那东西。”

“应当是。”何有些回避。

“嗯。”那些烟火又蹿上了天，将面恶男人的声音都冲淡了，“希望没有什么意外，否则你何家难有时间挽回了。”他的声音也许只有何家父亲听见了。走出几步远的两个孩子都听不到。何家长长的走廊里，两个孩子正一前一后地停在窗边，律桢有些惊喜地望着天空，律致则顺应着这个陌生的哥哥望着。仆人回过头，看见两个孩子洁白的脸被乱世烟火映得时而晦暗时而明亮，但就凭那刹那的明亮她也认得出，年长的孩子长得果然跟当年那女人一模一样。人世真是曲折，当年那样离去，如今又如此归来，唯愿那孩子什么都不知是最好的。

是的，什么都不知，就像当年什么都不知的我，微张着嘴与父亲